

敘事實踐在社群工作的10個重點

Ten themes of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1

1. 故事反映了更廣泛的社會議題

個人和群體所分享的故事絕非孤立的事件(isolated incidents)。當我們聆聽時，要把這些故事視為不僅代表個人經驗 (personal or internal psychological deficits)，更代表廣泛社會議題所帶來的影響 (effects of larger systemic and social issues)。

2

面對苦難時的回應行動

無論苦難、創傷的程度多麼嚴重，個人和群體不是被動的受害者。人有能力對自己身處的遭遇做出回應(actively responding)，並採取主動行動，試圖減少傷害，並去關懷與保護他人。

3

發掘在地主動性與療癒知識

實踐者的角色並非將外來的解決方法或專業強加於社區之中。我們的任務是創造一種氛圍，讓群體自身擁有的主動和「療癒知識」能夠被看見，並得到更豐富的描繪。這包括發掘人們面對苦難時的技能、價值觀、希望與夢想(organic skills, values, hopes, dreams, and historical healing knowledges)，以及這些元素在個人、文化和社區生活中的歷史脈絡。

4

尋找共鳴的見證受眾

一旦這些在地的行動、技能和價值觀得到確認，我們可尋找能與之產生共鳴的受眾(resonant audience)。通常是正在經歷類似苦難，或受到相同社會議題影響的人 (witness these stories)。

5

透過付出與貢獻帶來集體主權

讓那些正在與苦難帶來的影響對抗的人，能夠對其他同樣掙扎的人做出有意義的貢獻(meaningful contribution)，這是一項關鍵。這種為他人付出的經驗，反過來能夠顯著提升個人與集體主權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agency)。

Extracted from Denborough, D. (2008):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Responding to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who have experienced trauma. Adelaide: 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

敘事實踐在社群工作的10個重點

Ten themes of collective narrative practice

6

跨代的尊崇與連結

集體創傷往往會導致跨代撕裂。因此，刻意創造機會進行雙向的「跨代貢獻與尊崇」很重要。當我們能確認年輕一代的技能和價值觀正以獨特的方式承傳上一代時(forward the legacies of older generations)，有機會為創傷所造成的撕裂創造新的連結。

7

將創傷回應視為在地社會行動

人們對苦難和創傷的回應，本質上就是一種「在地社會行動」(local social action)。透過承認並更豐富地分享這些回應，建立更強大的個人與集體主權，人們可以採取主動，連結進一步的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是為了從創傷的影響中恢復自己的生活，或是為了防止自己、社區或他人遭受進一步的傷害與不公。

8

「本土文化」與身份重塑

將人們應對苦難的技能和知識的豐富描繪，轉化為本土文化媒介（如文字、口述、歌曲、電影、舞蹈、詩歌、慶典）(Local folk culture)。它能激發在地的療癒知識與社會行動，使人們能夠在「身份重新定義的儀式」中進行展演、見證與分享。這種文化創造力的過程，也有助於維持和重振內心世界的語言，並在集體參與時，維繫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所說的「群體共融(communitas)」以及在地社會行動。

9

在多元中創造團結

依循保羅·弗萊雷(Paulo Freire)的觀點，我們在實踐中要致力達至「在多元中團結」(Invention of unity in diversity)。我們有責任確保在建立連結感或「群體共融」的同時，不會伴隨著新常態或規範性審判(Normalizing judgement)的產生。此方法旨在透過持續承認人們技能、知識、價值觀和生活希望的豐富多樣性，保存日常生活中的多元。

10

宏觀視野與長遠的時間線

同樣Freire的理念，我們必須以寬廣的視野和長遠的時間線來審視這項工作(a broad view and a long time-line)。我們的任務變成了持續為受到社會議題影響的人們創造可能性，讓他們能向其他同樣在困境的人做出有意義的貢獻，維持更長久的個人與集體主權。